

一曲哀弦向谁诉

——陆游沈园题壁考辨

白效咏¹

【摘要】 陆游《钗头凤》词，据宋人笔记记载，是陆游在沈园邂逅前妻唐氏时抒情写怀的题壁之作。自清代以来，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。今考陈鹄、周密、刘克庄三家记载，与陆游诗序参证，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。“宫墙柳”无关乎绍兴有无宫殿，本是比喻，指嫁入宗室濮安懿王后裔家的唐氏。《钗头凤》一词及前人所记其写作背景无可置疑。

【关键词】 《钗头凤》 沈园 宫墙柳 陆游

陆游《钗头凤》（红酥手）一阕及其背后的故事，哀婉凄美，如泣如诉，令有情人为之一唱三叹，泣数行下。然而自清代以来，不少学者对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屡屡表示质疑，认为记载此事的《后村诗话》《齐东野语》《耆旧续闻》（按：亦称《西塘耆旧续闻》）言多舛误，彼此抵牾，不足为信。陆游与前妻唐氏既不可能相会于沈园，更不可能题词于壁诉说衷情。此说滥觞于清人王士禛、许霁昂、吴騫，近代以来经夏承焘、陈桥驿、吴熊和、周本淳等著名学者的论证阐释，在学界和社会上影响日深。受此影响，不少人认为陆游与唐氏沈园重逢的爱情悲剧只是传说，不足深信，并对《钗头凤》一词的主旨做出另外的解读。其中，吴熊和《陆游〈钗头凤〉词本事质疑》¹一文可以说集质疑派之大成，从多个角度论述了《钗头凤》为陆游与唐氏在沈园重逢时题壁之作说不可信。

吴熊和先生在文中列出了自己怀疑此事的根据：一、“陈鹄、周密两家之说多抵牾处”，两家之说，不仅题壁之年代“相距四年”，且“《耆旧续闻》系杂抄之书”，所记多荒诞不可信之事。二、“词意及词中时地与唐氏身份不合。”“《钗头凤》词沉痛哀感，但也有相当不庄重的地方。”如“红酥手”这样的字眼“不可能指望封建时代的陆游用于一向爱慕敬重的妻子身上”。此外，“难以解释的还有‘满城春色宫墙柳’这句中的‘宫墙’”，而“‘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’这些话，若安于唐氏身上，也成问题”。因此，吴熊和先生由此联想到“凤州三出：手、酒、柳”，并将“宫墙”解释成陆游“在成都时经常宴游的故蜀燕王宫”。三、《钗头凤》词调流行于蜀中，陆游是承蜀中新词体而作的。由此得出结论：《钗头凤》一词极有可能是陆游在成都治游时之作。

此后，周本淳先生在《陆游〈钗头凤〉主题辨析》⁽²⁾一文中对这一观点做了进一步补充论证，周先生主要“从当时礼俗”的角度补充两条论据：一、陆唐离异后，应送回其娘家，“藏之别馆”是当时对待妓女出身的妾妇的做法；二、认为唐氏向后夫赵士程介绍陆游的做法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习俗，因为这是近代西方社会里才有可能的事情。陈桥驿先生《读〈亘古男儿——陆游传〉有感》⁽³⁾一文，也用较大篇幅谈了“沈园和《钗头凤》的问题”。据陈先生追忆，他早年读小学时，国文老师杨鉴吾先生即告诉他“沈园和《钗头凤》不是真事”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，曾和夏承焘先生谈起杨鉴吾先生的观点，夏先生不仅予以肯定，还推测《钗头凤》可能是陆游“在蜀中回忆旧事的偶作，也可能是他人‘伪作’”。

与此相对应的是，也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宋人笔记所载《钗头凤》一词及其背后陆游与唐氏的爱情悲剧大体可信，其中黄世中《〈钗头凤〉公案考辨》⁽⁴⁾一文论之最精，说之最详。但从总体上来看，未能合理解释质疑者的以下几个问题：陈鹄、周密两家之说是否真的不足为凭？词中“宫墙柳”究竟何指？陆唐相见是否为当时礼俗所容？宋人笔记所载《钗头凤》的故事是否

作者简介：白效咏，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副教授。（杭州 310016）

真实可信，关乎对这首词主旨的解读，有厘清的必要。笔者据见闻所及，略陈管见，或可补前贤之未及。

一、陆唐沈园相会题壁辨正

对陆唐沈园相会并于壁上题《钗头凤》一事记载较早的是南宋陈鹄所撰《西塘耆旧续闻》和周密所撰《齐东野语》。《西塘耆旧续闻》卷十“陆放翁陆子逸词”条下云：

余弱冠客会稽，游许氏园，见壁间有陆放翁题词，云……笔势飘逸，书于沈氏园。辛未三月题。

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，然不当母夫人意，因出之。夫妇之情，实不忍离。后适南班士名某，家有园馆之胜。务观一日至园中，去妇闻之，遣遗黄封酒、果饌，通殷勤。公感其情，为赋此词。其妇见而和之，有“世情薄，人情恶”之句，惜不得其全阕。未几，怏怏而卒。闻者为之怆然。此园后更许氏。淳熙间，其壁犹存，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。今不复有矣。⁽⁵⁾

《齐东野语》卷一云：

陆务观初娶唐氏，闽之女也，于其母夫人为姑侄。伉俪相得，而弗获于其姑。既出，而未忍绝之，则为别馆，时时往焉。姑知而掩之，虽先知挈去，然事不得隐，竟绝之，亦人伦之变也。

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。尝以春日出游，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。唐以语赵，遣致酒肴。翁怅然久之，为赋《钗头凤》一词，题园壁间。云……实绍兴乙亥岁也。⁽⁶⁾

对于这两则材料所载陆游和前妻唐氏婚后甚相得，但因唐氏弗获于陆母而被迫离婚的爱情悲剧，质疑者咸无异词，只是不认可《钗头凤》是陆游与唐氏在沈园重逢后题壁的说法。如吴熊和认为陆唐爱情悲剧的真实性并无可疑，“但要说《钗头凤》是为唐氏而作，则诚多难通之处。”不过，吴文承认“陆游曾于沈园题词，这在他晚年诗中多次提到。其词怀念相会于此的水边梅下的一位‘美人’”。那么这位美人是谁？或可为我们破解这桩公案提供线索。刘克庄《后村诗话·续集》卷二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信息：

放翁少时，二亲督教甚严。初婚某氏，伉俪相得，二亲恐其惰于学也，数遣妇。放翁不敢逆尊者意，与妇诀。某氏改事某官，与陆氏有中外。一日通家于沈园，坐间目成而已。翁得年最高，晚有二绝云：“肠断城头画角哀，沈园非复旧池台。伤心桥下春波绿，曾见惊鸿照影来。”“梦断香销四十年，沈园柳老不吹绵。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犹吊遗踪一泫然。”旧读此诗，不解其意。后见曾温伯，言其详。温伯名黼，茶山孙，受学于放翁。⁽⁷⁾

可以断定，文中“二绝”即是陆游的《沈园诗》二首，但与今所流传版本个别字句有出入。由此可知，陆游多篇写沈园的诗中所怀念的逝去的“美人”，正是前妻唐氏，这是得自陆游弟子曾黼的消息，应该说可信度较高。曾黼与陆游关系密切，陆游还曾专门为他字温伯写过一篇序⁽⁸⁾，解释他的祖父当年给他取这个字的缘由。当然，在曾黼口中，陆唐沈园相会赠酒题壁的场面变成了“目成”——只是含情脉脉的相对而已。

但曾黼此说，意在解释陆游《沈园》二首的写作缘由、为谁写作，他在肯定诗为唐氏而作、唐氏与陆游曾在沈园重逢的同时，也可能为尊者讳，将这次凄绝的重逢曲解为目成。毕竟学生出于对老师的尊重，既不可能对老师的恋情说得更直白露骨，更不可能为老师向壁虚构出一段艳遇。果如曾黼所云，二人沈园相会只是通家时的目成，则很难解释唐氏之死。陆游悼念唐氏的诗篇，绝大多数都写到了沈园，这说明唐氏之死，为陆唐这次沈园相会所诱发。陆唐化离后，唐已再嫁，仅仅目成，恐不足以致其怏怏而卒。如陈鹄所记，唐氏赠酒，陆游感念旧情，不能自己，赋《钗头凤》词。唐知陆游依然对自己一往情深，却又不得不面对冷酷的现实，悲不自胜，怏怏而卒。

另外，吴熊和先生认为《西塘耆旧续闻》“后适南班士名某，家有园馆之胜，务观一日至园中，去妇闻之，遣遗黄封酒果饌，通殷勤”这一段文字是“以沈园即为唐氏的家园”，并由此推断陆、唐的沈园邂逅成了陆游“不避嫌疑的贸然的专访”，认为在两人都再婚的情况下出现这种事情不太合逻辑。这显系吴先生解读之误。“家有园馆之胜”后当是句号，此“馆园”与“沈园”不是一回事。从上下文看，当是唐氏闻知陆游在沈园游玩，赶过去与他相见，并热情招待了他。而陆游兄弟作为当时的名士，与南渡的赵氏宗室之间过从甚密，使得这次相会并非不可能。

同在《西塘耆旧续闻》卷十“陆放翁陆子逸词”条下，陈鹄还记载了另一件趣事，可以作为我们解读陆游与唐氏沈园相会的参照：

南渡初，南班宗子寓居，会稽为近属，士家最盛，园亭甲于浙东。一时坐客，皆骚人墨客，陆子逸实寓焉。士有侍姬盼盼者，色艺殊绝，公每属意焉。一日，宴客偶睡，不预捧觞之列。陆因问之，士即呼至，其枕痕犹在脸。公为赋《瑞鹤仙》，有“脸霞红印枕”之句，一时盛传，逮今为雅唱。后盼盼亦归陆氏。二陆兄弟，具有时名，子逸词胜，而诗不及其弟。⁽⁹⁾

这段话中，“士家最盛”一句和前引该条下两段文字结合起来看，可知此“士”即唐氏后来所嫁“南班士”赵士程。陆氏兄弟不仅与南渡的宗室赵士程家族过从甚密，与赵士程更是关系非同一般的故交。《后村诗话·续集》卷二又谓赵士程“与陆氏有中外”，据黄世中先生考证，赵士程与陆游和唐氏均为表亲，不过关系较为疏远。而唐氏为陆游从舅唐意之女。⁽¹⁰⁾陆游之姨母，也就是唐氏之从姑母，嫁为仁宗第十女鲁国大长公主儿媳，赵士程乃英宗本生父濮安懿王之曾孙，陆游之姨母，为赵士程之表姊。陆游兄弟与赵士程的关系实为远亲加旧友，又意气相投。从赵士程将小妾盼盼赠给暗恋她多时的陆淞来看，赵士程对这方面的事情持较为开放的态度，完全有可能不介意唐氏与陆游沈园相会。且唐氏再嫁赵士程，是妻是妾史未明言。

宋代风气开放，妇人再嫁现象非常普遍，尤其是上层社会。再嫁后对于前夫，似乎也并不怎么猜忌。宋太祖的妹妹秦国大长公主，初嫁米福德，米福德死后，改嫁太祖的从龙功臣高怀德。最为典型的例子，莫过于真宗与章宪明肃刘皇后。据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卷六载：

宫美以锻银为业，纳邻倡妇刘氏为妻，善播鼗。既而家贫，复售之。张耒时为襄王宫指使，言于王，得召入宫，大有宠。王乳母秦国夫人性严整，恶之，固令王斥去。王不得已，置于张耒家，以银五挺与之，使筑馆居于外。徐使人请于秦国夫人，乃许复召入宫。美由是得为开封府通引官，给事王宫。及王即帝位，刘氏为美人，以其无宗族，更以美为弟，改姓刘云。乐道父与张耒俱为襄王宫指使，故得详耳。⁽¹¹⁾

真宗之章宪明肃刘后本嫁宫美（按：《宋史·后妃传》作“龚美”），后被宫美卖给真宗，又立为皇后。真宗不仅不忌宫美，还让宫美改姓刘，认作皇后的兄弟，成为名正言顺的外戚。刘美深得真宗信任，曾派他做监军，又派他审查过开国元勋石守信之子石保吉案。后来真宗甚至“屡欲委之兵柄，以皇后恳让故，中辍者数四”。⁽¹²⁾不惟刘后，仁宗曹后也曾先许配京兆李植，婚后遭到退婚才又嫁给仁宗。因此，娶再婚女并不为赵宋皇室所忌，善遇其前夫也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。唐氏嫁赵士程后，闻知陆游在沈园游玩，征得其同意，赶过去赠酒饌肴之事，完全可能。

二、《钗头凤》即沈园题壁词

在确定了陆游沈园诗中的“美人”就是唐氏后，需要解决的就是《钗头凤》一词是否为陆游在沈园中所题了。陆游自己的一首诗及序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：

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，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，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，刻小阕于石，读之怅然。

枫叶初丹槲叶黄，河阳愁鬓怯新霜。

林亭感旧空回首，泉路凭谁说断肠？

坏壁旧题尘漠漠，断云幽梦事茫茫。

年来妄念消除尽，回向蒲龕一炷香。⁽¹³⁾

这首诗并序写作于宋光宗绍熙三年（1192年）。据序中所言，陆游写这首诗的缘起是读了自己四十年前在沈园壁上的题词——这阙词被沈园后来的主人刻于石上——怅然有感。从内容来看，这是一首缠绵中透着尤悔的悼亡诗。众所周知，“河阳愁鬓”即是“潘鬓”。全诗对潘岳“悼亡诗”第一首有较为明显的袭取痕迹：颔联“林亭感旧空回首，泉路凭谁说断肠”，前句化用潘岳“望庐思其人，入室想所历”，都是睹旧迹思人；后句化用“之子归穷泉，重壤永幽隔。私怀谁克从，淹留亦何益”，都是抒发生死幽隔、愁怀难诉的幽思幽恨之情。颈联“坏壁旧题尘漠漠，断云幽梦事茫茫”与潘诗“帟屏无髣髴，翰墨有余迹。流芳未及歇，遗挂犹在壁。怅恍如或存，回惶忡惊惕”亦属同一机杼，只是反其意而用之。“流芳”、“遗挂”，据余冠英解释“都承翰墨而言，言亡妻笔墨遗迹，挂在墙上，还有余芳”。⁽¹⁴⁾

触发陆游写作这首悼亡诗的“小阕”，其内容无疑应当与所悼念的亡人有关！下一个问题是，这题于沈园壁间的“小阕”究竟是不是《钗头凤》（红酥手）呢？其实也不难判定。遍检《渭南集》，除《钗头凤》（红酥手）外，余词皆不可能与沈园有干系甚明。那么，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，即该“小阕”未收入《渭南集》？其实这种可能从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。一是《渭南集》乃陆游亲手编定，他在《长短句序》中说：“予少时汨于世俗，颇有所为，晚而悔之。然渔歌菱唱，犹不能止。今绝笔已数年，念旧作终不可掩，因书其首以识吾过。”⁽¹⁵⁾虽然他晚年对自己年少时的填词倚声有所后悔，但也表明了敢做敢担的态度，没有任其流散，而是编为一集，“以识吾过”。二是陆游编词集在淳熙十六年（1189年），早于他重游沈园作该诗并序三年。对沈园题壁的那阙小词，他在三年后依然念兹在兹，不存在三年前忘却收录的可能性。从他保存和沈园有关的大量诗篇来看，也不存在隐讳其事而故意删除该阙词的可能。相反，陆游正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词会散失，才附在文集《渭南集》之后的。他的儿子陆通在为《渭南集》作的序中解释得很清楚：

尝谓子通曰：“《剑南》乃诗家事，不可施于文，故别名《渭南》。如《入蜀记》、《牡丹谱》、乐府词，本当别行，而异时或至散失，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，附于集后。”此皆子通尝有疑而请问者，故备著于此。⁽¹⁶⁾

陆通还特别声明，《渭南集》的编排，“凡命名及次第之旨，皆出遗意，今不敢紊”，⁽¹⁷⁾都是陆游生前自定的。因此，沈园题壁之词，不可能漏而未收。用排除法排除，从侧面可证，《钗头凤》（红酥手）就是当年题于沈园壁间的小阕。

陈鹄在《西塘耆旧续闻》所记，与陆游诗序中所提到的情况，正好可以互相参证。陈鹄自云曾亲眼看见过陆游的题壁词，并语及沈园易主事，与陆游诗序中所说沈园情况吻合。陈鹄提到“淳熙间，其壁犹存，今不复有矣”，淳熙为孝宗 1174—1189 年间的年号。三年后，光宗绍熙三年（1192年），陆游重游沈园时见到该词，已经刻于石上了，陈鹄所见之原物，已是“坏壁旧题尘漠漠”。可见陈鹄所记题词之壁淳熙后坏掉是准确的，非亲见不足以准确至此。而陈鹄所记陆游与唐氏沈园重逢并题壁之事在“辛未三月”，当 1151 年，距绍熙三年（1192年）41 年，恰恰为“四十年前”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陈鹄与陆家交情匪浅，以至于陆家人将许多家族轶事也告诉了他。如《西塘耆旧续闻》卷一“太傅公陆轸面试士子斑竹帘诗”所记陆游高祖陆轸轶事，其条下自注云“子逸云”，即是得自陆游的长兄陆淞（字子逸）⁽¹⁸⁾，卷九“梅词《汉宫春》乃晁叔用作”，又点出归于李老汉名下的《汉宫春》咏梅词实为晁冲之所作，下注“陆务观云”，说明得自陆游。⁽¹⁹⁾而陆游的母亲乃是晁迥外孙女、晁冲之的表姑，所以晁冲之与陆家也有亲戚关系，且过往甚密。这些都表明，陈鹄是有可靠的渠道获知陆家轶事的。

质疑者认为，陈、周两家所记不可信的证据之一，就是年代抵牾。据周密《齐东野语》，陆游和唐氏沈园重逢并题壁的时间

是“绍兴乙亥岁”，当1155年，与陈鹄所记的时间相差4年。其实，细读《齐东野语》所记此事，会发现已非周密原稿，存在着传刻之误。比如下面文字：

翁居鉴湖之三山，晚岁每入城，必登寺眺望，不能胜情。尝赋二绝云：“梦断香销四十年，沈园柳老不飞绵。此身行作稽山土，犹吊遗踪一怅然。”又云：“城上斜阳画角哀，沈园无复旧池台。伤心桥下春波绿，曾是惊鸿照影来。”盖庆元己未岁也。未久，唐氏死。至绍兴壬子岁，复有诗序云：“禹迹寺南，有沈氏小园。四十年前，尝题小词一阕壁间。偶复一到，而园已三易主，读之怅然。”⁽²⁰⁾

“未几，唐氏死”一段文字，按照逻辑来看，明显应在“翁居鉴湖”一段之前，但传刻者却刻在了其后，“绍兴乙亥岁”也不排除有刻错的可能。因此，二者所记年代上的抵牾，极有可能是因误刻而产生的，不能因其个别地方的不够严谨而否认其史料价值。相反，陈鹄、周密、刘克庄三家所记内容互有参差，说明三者非出自同一史源，从史源学的角度来看，三者可以互证，说明此事更可信。至于谓“《耆旧续闻》系杂抄之书”，“所记多荒诞不可信之事”，因此得出其所记陆唐之事不足为凭，也是不能成立的。《耆旧续闻》并非全是杂抄的内容，所记《钗头凤》系作者亲见。退一步来说，纵系抄自他人，则为他人亲见，非道听途说，不存在传讹的可能。

三、“红酥手”“宫墙柳”及宋代礼俗释疑

关于“词意及词中时地与唐氏身份不合”，质疑者的一条理由是“红酥手”这样的字眼“相当不庄重”，“不可能指望封建时代的陆游用于一向爱慕敬重的妻子身上”，其实也是多虑。宋代风气，较之清代开放许多，纳兰性德悼亡词中，不乏“半世浮萍随逝水，一宵冷雨葬名花”、“桃花羞作无情死。感激东风，吹落娇红，飞入窗间伴懊恼”、“有个盈盈骑马过，薄妆浅黛亦风流。见人羞涩却回头”、“相逢不语，一朵芙蓉著秋雨。小晕红潮，斜溜鬟心只凤翘”等句，何以风流放旷之陆游不能有“红酥手”之词？

另一条理由即词中“宫墙柳”不能合理解释，因绍兴无宫殿，沈园也非宫殿旧址，由此断定，《钗头凤》非作于沈园。又联系到词前三句所写“手、酒、柳”，与“凤州三出”合，而陆游又恰在蜀中一度流连风月，屡至蜀燕王故宫赏花，得出该词很有可能是陆游“以燕宫为背景，感怀于此发生的一段情事”而作。而驳难质疑者诸家，对于质疑者所提出的“宫墙柳”问题之解释，或谓禹迹寺，或越王宫，或引古籍，把“宫”强解释为“围墙”等，确属牵强附会，没有说服力。

但笔者以为，对于“宫墙柳”的解释，不宜胶柱鼓瑟，认定“宫墙”一定是宫殿之外垣。陆游《钗头凤》词中之“宫墙柳”不可分开解释，这里非实指，乃是喻体，所喻正是风姿绰约的唐氏。以柳喻美人，这是诗词中最常见的修辞，不待费词。而唐氏再适宗室赵士程，赵士程乃英宗本生父濮安懿王之曾孙，曾任濮安懿王园陵令（濮安懿王园陵在绍兴，是在报恩光孝寺的基础上修建而成），并于孝宗朝擢升知西外宗正事。⁽²¹⁾于高宗为皇叔，且未出五服。靖康之难后，宋之宗室近属，除高宗外，全被金人按玉牒搜捕掠去，随徽、钦二宗北狩。

高宗南渡后，重建宗室，濮安懿王之孙、曾孙辈即成了高宗最亲的近属，因而礼遇逾于常典。唐氏既嫁赵士程，陆游称之为“宫墙柳”，实有两层含义：一为尊其夫家。宗室号称“天潢帝胄”，血统高贵，地位尊崇。况且濮安懿王爵位世袭，赵士程虽非袭爵者，但家传王爵，称其家为“宫”，并不为过。二是“宫墙”暗寓阻断，含有“侯门一入深似海，从此萧郎是路人”的意思，与下面“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”呼应。

关于周本淳先生从当时礼俗角度提出的两条质疑，笔者以为也是多虑。周本淳先生指出，陆唐伉俪离后，不应将唐“藏之别馆”，因为这是当时对待妓女出身的妾妇的做法。其实周先生所言是常人的做法，但陆唐二人有所不同。他们两人伉俪甚相得，一往情深，伉俪乃是迫于母命。从后来唐氏不忘旧情竟至“怏怏而卒”，陆游自少至老魂牵梦萦来看，两人真是爱定情坚，生死不渝。更兼陆游本人非礼法之士，《宋史》卷三百九十五《陆游传》载：“范成大帅蜀，游为参议官，以文字交，不拘礼法，

人讥其颓放，因自号放翁。”⁽²²⁾可以说是陆游性格的形象刻画。又，他为实现恢复抱负，不惜名节，一度攀附声名狼藉的权臣韩侂胄。这些都说明，陆游是不太在意世俗议论的。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超越常规的事情是符合他本人性格的。

四、结语

唐陆这次沈园相会赠酒题壁，对未忘旧情的唐氏来说可谓痛彻心扉，以致不久郁郁而终，对陆游来说同样刻骨铭心，直至晚年都不能忘怀，还屡屡形诸梦境、诉诸笔端。开禧元年（1194年）陆游有《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二首》，其二云：“城南小陌又逢春，只见梅花不见人。玉骨久成泉下土，墨痕犹锁壁间尘。”在梦中，诗人又回到了沈园，又想起当年一往情深而香消玉殒的唐氏和赠酒题壁的场景，无奈旧题犹在、斯人已逝！

综上，质疑陆游与唐氏沈园相逢并题《钗头凤》（红酥手）一词的观点缺乏确凿的证据，不足取信。而陈鹄《耆旧续闻》、周密《齐东野语》、刘克庄《后村诗话续》等所载，虽有不尽准确处，但与陆游《禹迹寺》诗序互相参证，能形成较为清晰完整的证据链。故而，《钗头凤》为陆、唐沈园重逢，赠酒之后的题壁词无可置疑。

注释：

1 浙江省文学学会：《文学欣赏与评论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36~43页。下引吴熊和先生观点、文字，均出于此，不另注。

2 周本淳：《陆游〈钗头凤〉主题辨析》，《江海学刊》1985年第6期。

3 陈桥驿：《读〈亘古男儿——陆游传〉有感》，《浙江学刊》2009年第5期。

4(10)黄世中：《〈钗头凤〉公案考辨》，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6年第1期。

5(9)(18)(19)陈鹄：《西塘耆旧续闻》，中华书局2002年版，第388、338、296~297、382~383页。

6(20)周密：《齐东野语》卷一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7~18页。

7 刘克庄：《后村诗话·续集》卷二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00页。

8(15)(16)(17)参见《陆游集》第五册，中华书局1976年版，第2116、2100、2491、2491页。

9 司马光：《涑水记闻》卷六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109页。

10 《宋史》卷四百六十三《外戚传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版，第3446页。

11 钱仲联：《剑南诗稿校注》第四册卷二十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1809页。

12 余冠英：《汉魏六朝诗选》第二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153~154页。

13 事见《宋会要辑稿》第三十二册“礼四十之十一”：“五年九月十二日，士7言：‘濮安懿王园令昨来乞陈权差士程，今士程已差知西外宗正事待阙，其园令职事，乞令仍旧兼权，阙到日罢。’从之。”（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年版，第1376页）

14 《宋史》卷三百九十五《陆游传》，中华书局 1997 年缩印版，第 3071 页。